



②

ZhongguoXindai
WenxueMingjiaZuopinji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

大师级品质 聆听智者声音

庐隐

经典作品

突如其来的怅惘，不知何时潜踪，来到她的心房。
她默默无语，她凄凄似悲，那时正是微雨晴后，斜阳正
艳，葡萄叶上滚着圆珠，荼靡花儿含着余泪，凉飕呜咽
正苦，好似和她表深刻的同情！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血泊中的英雄	(309)
憔悴梨花	(314)
风欺雪虐	(320)
寂 寞	(324)
雨 夜	(332)
云萝姑娘	(348)
思 潮	(357)
乞 丐	(361)
侦 探	(365)
前 途	(370)
豆腐店的老板	(377)
地上的乐园	(387)
苹果烂了	(416)
亡 命	(433)
恋 史	(440)
狂风里	(446)
破 灭	(451)
壮志长埋	(455)
歧 路	(459)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

树荫下	(474)
海洋里底一出惨剧	(479)
一个病人	(485)
月夜里箫声	(489)
王阿大之死	(493)
哀 音	(500)
一个女教员	(504)
一个月夜里的印象	(517)
邮 差	(523)
傍晚的来客	(526)
一个快乐的村庄	(529)
红玫瑰	(535)
流 星	(541)
淡 雾	(555)
新的遮拦	(559)
灰色的路程	(564)
公事房	(569)
畸侣先生	(574)
穴中人	(579)
不 幸	(583)
碧 波	(590)
好丈夫	(594)
一段春愁	(599)
秋光中的西湖	(606)
跳舞场归来	(614)
人生的梦的一幕	(620)

血泊中的英雄

用斧子砍死一个人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，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话，谁能反对他这个理由呢？——由我们元祖宗亲已经给了我们放仇人不过的教训。

不幸的志玄，他被一般和他夙未谋面的人，认他是仇敌，这未免太滑稽了吧！但是他们原不懂谁是谁非，只要有人给他相当的利益，他自然乐得举起斧子给他一顿打了！

大约在两个月以前吧。正是江寒雪白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屋里炉边向火。忽见一个青年——他是我新近认识的朋友，进来对我说：“现在的世界实在太残酷了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从他由家里出来的时候，他绝想不到，从此只剩了魂魄同去了！可是他居然莫名其妙的睡在血泊中，那一群蓝布短衫，黑布短裤的人，好像恶狼似的，怒目张口向他咬啮，一群斧子不问上下的乱砍，于是左手折了，右腿伤了。他无抵抗的睡在血泊中。”

一种种的幻像，在他神志昏乱的时候悄悄的奔赴。

三间茅房，正晒着美丽的朝阳，绿油油的麦穗，在风地里袅娜弄姿。两鬓如霜的老母亲，正含笑从那短短的竹篱里赶出一群鸡雏，父亲牵着母牛，向东边池畔去喂草。可爱的小妹妹，采了油菜的花蕊，插在大襟上。母亲回过头来看见藏蕃薯的窖，不觉喜欢得笑出泪来，拉着妹妹的手说：“你玄哥哥最喜吃蕃薯，再两个月就放暑假了，他回来看见这一地窖子的白

薯，该多么欢喜！你不许私自去拿，留着好的，等待你远道的玄哥。”母亲呵！如春晖如爱日的母亲，怎么知道你念念不忘的玄儿，正睡在血泊中和命运挣扎。

眼中觉得潮润，头脑似乎要爆裂，神志昏迷了；温爱的家园，已隐于烟雾之后了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睡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，一个白衣白帽的女人，正将一个冷冰冰的袋子，放在自己头上，觉得神气清爽多了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，我不曾得罪他们，为什么他们要拿斧子砍我？可是他们不也有母亲吗，为什么不替母亲想？母亲的伤心，他们怎么总想不到呢？“哎哟妈妈呀！”

站在志玄身旁的看护妇，忽听志玄喊妈妈，以为他的伤处疼痛，因安慰他道：“疼吗！忍耐点，不要紧的，明天就好了。”志玄摇摇头道：“不！……我想我的母亲，母亲来，我才能好，请赶快去叫我的母亲——我亲爱的妈妈！”

志玄流着恋慕的眼泪，渐觉得眼前一阵昏黑，便晕过去了。

几个来探病的同学，都悄悄的站在门外，医生按着脉，蹙着眉说：“困难，困难，伤虽不是绝对要紧，但是他的思想太多，恐怕心脏的抵抗力薄弱，那就很危险，最好不要想什么，使他热度稍微退一点才有办法。”医生说完忙忙的到别的病房去诊视去了。同学们默默的对望着，然而哪里有什么办法！有的说：“去打电报，叫他的母亲来吧？”有的说：“听说他母亲的年纪很大了，并且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，若突然的接到电报宁不要吓杀。”“那么怎么办呢，看着他这样真难过，这些人他们怎么没一点人心，难道他们是吃了豹子心的。”一个年轻的同学越说越恨，竟至掉下泪来，其余的同学看他这副神气，又伤

心，又可笑，正要想笑，忽听志玄又喊起来道：“妈妈呀，他们摘了你的心肝去了，好朋友们你们打呵，他们是没有心肝的，……哎哟可怕呢，一群恶鬼他们都拿着斧子呢，你们砍伤母亲的儿子，母亲多么伤心呵！”

恐怖与哀悯，织成云雾，幔罩在这一间病室里，看护妇虽能勉强保持她那行若无事的态度，但当她听见病人喊妈妈的时候，她也许曾背过脸去拭泪，因为她的眼圈几次红着。医生又来看了一次，大约是绝望了，他虽不曾明明这样说，可是他蹙着眉摇着头说：“他的家里已经通知了吗？我想你们应当找他的亲人来。”哎！这恶消息顷刻传遍了，朋友们都不禁为这个有志而好学的青年流泪，回廊上站满了和志玄有关系的人，他们眼看着将走入死的程途的志玄，不免想到他一生。“志玄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少年，他生成一副聪明沉毅的面孔和雄壮陡峭的躯格，谁能想得到收束得这样快呢？”

他曾梦想要作一个爱的使者，消除人间的隔膜，并且他曾立志要为人与人间的连锁线，他因为悲悯一般无知识的人们，为他们开辟光明的疆土，为他们设立学校，他主张伟大的爱，爱所有的人类，然而他竟因此作了血泊中的英雄。

悲愤——也许是人类的羞耻吧，——这时占据了病室中的人们的心，若果没有法子洗掉这种的羞耻，他们实在有被焚毁的可能。唉！上帝！在你的乐园里，也许是美满的，圣洁的，和永无愁容的灵魂，然而这可怕的人世，便是你安排的地狱吗？那么死实在是罪恶的结束了。

诅咒人生的青年们，被忧愁逼迫得不萎气，只是将眼泪努力往肚里咽，咽入丹田里的热泪，或者可以医他们的剧创。

昨天他们已打电报给志玄的家人了。大家都预备着看这出惨剧，他们不曾一时一刻放下这条心，算计怎样安慰志玄的老

母或老父。然而他们胆怯，仿佛不可思议的大祸要到了，他们恐怕着忧愁着预备总有一阵大雷雨出现。

悚惧着又过了一天，已经将近黄昏了，医院的门口有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乡下老头不断的探望，——那真是一个诚朴的乡下人，在他被日光蒸晒的绛色面皮上，隐隐露出无限的忧惶与胆怯，在他那饱受艰辛的眼睛里，发着闪烁的光，因为他正焦愁的预算自己的命运，万一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，那么将一生的血汁所培养的儿子一笔勾销了！唉，这比摘了他血淋淋的心肝尤觉苦痛！不明白苍天怎样安排！

这乡下老头在门外徘徊许久，才遇见一个看志玄病的同学，从里面出来，他这才啜嚅着问道：

“请问先生，我们的孩子张志玄可是住在里面？”

那少年抬起头来，将那老儿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由不得一阵酸楚几乎流下泪来。……心想可怜白发苍苍的老父，恐怕已不能和他爱子，作最后的谈话了，因为他方才出来的时候，志玄已经不会说话了……他极力将眼泪咽下去，然后说：

“是的，志玄正住在这里，先生是他的父亲吗？”老儿听见他儿子在里面，顾不得更和那青年周旋，忙忙往里奔，一壁却自言自语的道：“不知怎么样了……”

青年领着志玄的父亲，来到病房的门口，只见同学们都垂着头默默无言的站在那里，光景已没有挽回的希望了。这数百里外来的老父，这时赶到志玄的面前，只见他已经气息奄奄，不禁一把抱住他的头，摧肝断肠的痛哭起来：志玄的魂魄已渐渐离了躯壳，这可怜的老父连他最后的一瞬都不可得，不禁又悲又愤。他惨厉的哭着，捶胸顿足的说道：“玄儿我害了你，要你读什么书，挣什么功名，结果送了你的命，还不如在家作个种地的农人，叫你母亲和我老来还有个倚靠！哎，儿呵，你

母亲若知道了这个信息，她怎么受得住。哎！冤孽的儿！……”志玄的老父越哭越惨，满屋的人都禁不住呜咽。

这真是一出可怕的惨剧，但是归真的志玄他那里想得到在那风雪悲惨的时候，他苍颜白发的老父正运着他的尸壳回家。

可怜的母亲，还留着满地窖的蕃薯，等候她儿子归来，欢欣的享受。那里知道她儿子已作了血泊中的英雄，留给这一对老人的只是三寸桐棺和百叫不应的遗像罢了。

憔悴梨花

这天下午，雪屏从家里出来，就见天空彤云凝滞，金风辣栗，严森刺骨，雪霰如飞沙般扑面生寒；路上仍是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，因为正是新年元旦。

他走到马路转角，就看见那座黑漆大门，白铜门环迎着瑞雪闪闪生光。他轻轻敲打那门环，金声铿锵，就听见里边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开门处，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使女，眉长眼润，十分聪明伶俐，正是倩芳的使女小憨；她对雪屏含笑道：“吴少爷里边请吧，我们姑娘正候着呢！”

小憨让雪屏在一间精致小客厅里坐了，便去通知倩芳。雪屏细看这屋子布置得十分清雅：小圆座上摆着一只古铜色康熙碎磁的大花瓶，里面插着一枝姿若矫龙的白梅，清香幽细，沁人心脾；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竹画，万竹齐天，丛篁摇掩，烟云四裹，奇趣横生。雪屏正在入神凝思，只听房门呀的开了，倩芳俏丽的影像，整个展露眼前，雪屏细细打量，只见她身上穿一件湘妃色的长袍，头上挽着一个蝴蝶髻，前额覆着短发，两靥嫩红，凤目细眉，又是英爽，又是妩媚！雪屏如饮醇醪，魂醉魄迷，对着倩芳道：“你今日出台吗？……”

“怎能不出台……吃人家的饭，当然要受人家的管。”

“昨天你不是还不舒服吗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……我原想再歇两天，张老板再三不肯，他说广告早就登出去了，如果不上台，必要闹事……我也只得扎

挣着干了。”

“那些匾对都送去挂了吗？”

“早送去了……但是我总觉得怯怯的……像我们干这种营生的，真够受了，哪一天夜里不到两三点睡觉，没白天没黑夜的不知劳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但你不应当这么想，你只想众人要在你们一歌一咏里求安慰，你们是多么伟大呢……艺术家是值得自傲的！”

“你那些话，我虽不大懂，可是我也仿佛明白；真的，我们唱到悲苦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竟掉眼泪，唱到雄壮的时候，人们也都眉飞色舞，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安慰！”

“对了！他们真是需要这些呢，你们——艺术家——替人说所要说的话，替人作所要作的事，他们怎能不觉得好呢……”

“你今天演什么戏？”雪屏问着就站了起来，预备找那桌上放着的戏单。

倩芳因递了一张给他，接着微笑道：“我演《能仁寺》好不好？”“妙极了，你本来就是女儿英雄，正该演这出戏。”

“得了吧！……我觉得我还是扮《白门楼》的吕布更漂亮些。”

“正是这话……听我告诉你，上次你在北京演吕布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朋友都看痴了，你就知道你的扮像了！我希望你再演一次。”

“瞧着办吧，反正这几个戏都得挨着演呢……你今晚有空吗？你若没事，就在我这里。吃了饭，你送我到戏园里去，我难得有今天这么清闲！原因是那些人还没打探到我住在这里，不然又得麻烦呢……”

“你妈和你妹妹呢？”

“妹妹有日戏，妈妈陪她去了。”

“你妈这几年来也着实享了你的福了，她现在待你怎样？”

“还不是面子事情……若果是我的亲妈，我早就收台了，何至于还叫我挨这些苦恼。”

“你为什么总觉得不高兴？我想还是努力作下去，将来成功一个出名的女艺术家不好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天地间有几个像你这样看重我们，称我们作艺术家？那些老爷少爷们，还不是拿我们当粉头看……这会子年纪轻，有几分颜色，捧的人还不怕没有；再过几年，谁知道又是什么样子？况且唱戏全靠嗓子，嗓子倒了，就完了；所以我只想有点钱，就收盘了也罢。但我妈总是贪心不足，我也得挨着……”倩芳说到这里，有些愀然了，她用帕子擦着眼泪，雪屏抚着她的肩说：

“别伤心吧，你的病还没有大好，回头又得上台，我在这坐坐，你到房里歇歇吧！”

“不！我也没有什么大病，你在这里我还开心，和你谈谈，似乎心里松得多了……想想我们这种人真可怜，一天到晚和傀儡似的在台上没笑装笑，没事装事，左不过博戏台底下人一声轻鄙的彩声！要有一点不周到，就立刻给你下不来台……更不肯替我们想想！”

“你总算熬出来了，羡慕你的人多呢，何必顾虑到这一层！”

“我也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人们的眼光可怕，往往从他们轻鄙的眼光里，感到我们作戏的不值钱……”

……

壁上的時計，已指到七点，倩芳说：“妈妈和妹妹就要回来了，咱们叫他们预备开饭吧！”

小憨儿和老李把桌子调好，外头已打得门山响，小憨开门让她们母女进来，雪屏是常来的熟人，也没什么客气，顺便说着话把饭吃完；倩芳就预备她今夜上台的行头……蓝色绸子包头，水红抹额，大红排扣紧身，青缎小靴……弹弓宝剑，一切包好，叫小憨拿着，末了又喝一杯冰糖燕窝汤，说是润嗓子的，麻烦半天直到十点半钟才同雪屏和妈妈妹妹一同上戏园子去。

雪屏在后台，一直看着她打扮齐整，这才到前台池子旁边定好的位子上坐了，这时台上正演汾河湾，他也没有心看，只凝神怔坐，这一夜看客真不少，满满挤了一戏园子，等到十二点钟，倩芳才出台，这时满戏园的人，都鸦雀无声的，盯视着戏台上的门帘。梆子连响三声，大红绣花软帘掀起，倩芳一个箭步窜了出来，好一个女英雄！两目凌凌放光，眉稍倒竖，樱口含嗔，全身伶俐，背上精弓斜挂，腰间宝剑横插，台下彩声如雷，音浪汹涌。倩芳正同安公子能仁寺相遇问话时，忽觉咽喉干涩，嗓音失润，再加着戏台又大，看客又多，竟使台下的人听不见她说些什么，于是观众大不满意，有的讪笑，有的叫倒好，有的高声嚷叫“听不见”，戏场内的秩序大乱，倩芳受了这不清的讽刺，眼泪几乎流了出来，脸色惨白，但是为了戏台上的规矩严厉，又不能这样下台，她含着泪强笑，耐着羞辱，按部就班将戏文作完。雪屏在底下看见她那种失意悲怒的情态，早已不忍，忙忙走到后台等她，这时倩芳刚从绣帘外进来，一见雪屏，一阵晕眩，倒在雪屏身上，她妈赶忙走过来，怒狠狠的道：“这一下可好了，第一天就抹了一鼻子灰，这买卖还有什么望头……”雪屏听了这凶狠老婆子的话，不禁发恨道：“你这老妈妈也太忍心，这时候你还要埋怨她，你们这般人良心都上那里去了……”她妈妈被雪屏一席话，说得敢怒不

敢言，一旁咕嘟着嘴坐着去了。这里雪屏，把倩芳唤醒，倩芳的眼泪不住流下来，雪屏十分伤心，他恨社会的惨剧，又悲倩芳的命运，拿一个柔弱女子，和这没有同情，不尊重女性的社会周旋，怎能不憔悴飘零?!……

雪屏一壁想着，一壁将倩芳扶在一张藤椅上。这时张老板走了进来，皱着眉头哼了一声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头一天就闹了个大拆台……我想你明天就告病假吧，反正这样子是演不下去了!”张老板说到这里，满脸露着懊丧的神色，恨不得把倩芳订定的合同，立刻取消了才好，一肚子都是利害的打算，更说不到同情。雪屏看了又是生气，又是替倩芳难受；倩芳眼角凝泪，悄然无语的倚在藤椅上，后来她妈赌气走了，还是雪屏把倩芳送回家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北风呼呼的吹打，雪花依然在空中飘洒，雪屏站在书房的窗前，看着雪压风欺的棠梨，满枝缟素，心里觉得怅惘，想到倩芳，由不得“哎”的叹了一口气，心想不去看她吧，实在过不去，看她吧，她妈那个脸子又太难看，怔了半天，匆匆拿着外套戴上帽子出去了。

倩芳昨夜从雪屏走后，她妈又嘟囔她大半夜，她又气又急！哭到天亮，觉得头里暴痛，心口发喘。她妈早饭后又带着她妹妹到戏园子去了，家里只剩下小憨儿和打杂的毛二，倩芳独自睡在床上，想到自己的身世；举目无亲，千辛万苦，熬到今天，想不到又碰了一个大钉子；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！那些少年郎爱慕自己的颜色虽多，但没有一个是把自己当正经人待……只有雪屏看得起自己，但他又从来没露过口声，又知道是怎么回事……倩芳想到这里，觉得前后都是茫茫荡荡的云海，没有去路，禁不住掉下泪来。

雪屏同着小憨儿走进来，倩芳正在拭泪，雪屏见了，不禁

长叹道：“倩芳！你自己要看开点，不要因为一点挫折，便埋没了你的天才！”

“什么天才吧！恐怕除了你，没有说我是天才！像我们这种人，公子哥儿高兴时捧捧场，不高兴时也由着他们摧残，还有我们立脚的地方吗！……”

“正是这话！但是倩芳，我自认识你以后，我总觉得你是个特别的天才，可惜社会上没人能欣赏，我常常为你不平，可是也没法子转移他们那种卑陋的心理；这自然是社会一般人的眼光浅薄，我们应当想法子改正他们的毛病。倩芳！我相信你是一个风尘中的巾帼英雄！你应当努力，和这罪恶的社会奋斗！”

倩芳听了雪屏的话，怔怔的望着半天，她才叹气道：“雪屏！我总算值得了，还有你看得起我，但我怕对不起你，我实在怯弱，你知道吧！我们这院子东边的一株梨花，春天开得十分茂盛，忽然有一天夜里来了一阵暴风雨，打得满树花朵零乱飘落，第二天早起，我到那里一看，简直枝垂花败，再也抬不起头来……唉！雪屏！我的命运，恐怕也是如此吧？”雪屏听了这话，细细看了倩芳一眼，由不得低声吟道：“憔悴梨花风雨后。……”

风欺雪虐

正是天容凝墨，雪花飞舞的那一天，我独自迎着北风，凭着曲栏，悄然默立，遥遥望见小阜后的寒梅，仿佛裹剑拥矢的英雄，抖擞精神，咧兀自喜。

烈烈的飘风，如怒狮般狂吼着，梨花片似的雪，不住往空虚的宇宙里飞洒，好像要使一切的空虚充实了，所有的污迹遮掩了。但是那正在孕蕊的寒梅，经不起风欺雪虐，它竟奄然睡倒在茅亭旁，雪掩埋了它，全成了它艳骨冰姿的身分。

“风雪无情，捣碎了梅花璀璨的前程！”我正为它低唱挽歌，忽见晓中进来，他披着极厚的大衣，帽子上尚有未曾融化的雪片。但是他仿佛一切都不理会似的，怔怔立在炉旁说：“不冷吗！请你掩上窗子，我报告一件不幸的消息。”

“什么！……不幸的消息？”我怯弱的心悚栗了，我最怕听恶消息，因为我原是逃阵的败兵呵。

晓中慢慢脱了外套，挂上衣架，将帽子放近火炉旁烘烤，然后他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知道梅痕走了？她抛弃一切悄悄的走了！”

“哈，奇怪，她为什么走了，……她又往那里走？”

“她吗？……哎！因为环境的压迫走了，……她现在也许已死在枪林弹雨中了……真是不幸！”

“你这话怎么讲？她难道作革命去了吗？……我实在怀疑，她为什么忽然变了她的信仰？”

“是呵！她原来最反对战争的，而且她最反对同室操戈的，为什么她现在竟决然加入战争的漩涡里？”

“这话也难说，一个人在一种不能屈伸的环境下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路是消极的叫命运宰割，一条就是努力自造运命。她原不是弱者，她自然要想自造运命，……从前她虽反对战争，现在自然难说了。”

“那末文徽也肯让她走吗？”

“噫！你怎么消息如此沉滞？你难道不知道文徽已和她解除婚约吗？她走恐怕最大的原因还在此呢。”

“天下的事情真是变得太厉害了，几个月前才听说他们订婚，现在竟然解除婚约，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，……文徽为什么？”

“就是为了梅痕的朋友兰影。”

“哦！文徽又看上她了！这个年头的事情，真太滑稽了，什么事都失了准则！爱情更是游戏！”

“所以怎么怪得梅痕走……而且从她父母死后，她的家园又被兵匪捣毁得成了荒墟，她像是塞外的孤雁，无家可归。明明是这样可怕的局面，如何还能高唱升平？……她终于革命去了！”

“她走后有信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正要把她的信给你看。”

晓中从他衣袋中拿出梅痕的信来，他就念给我听：

“晓中：

我走的突兀吗？但是你只要替我想一想，把我的命运推算一推算，那么我走是很自然的结果。

我仿佛是皎月旁的微星，我失了生命的光，因为四境的压迫，我不久将有限坠于荒山绝岳的可能，我真好比是湮海冥窈

中的沙鸥！虽然我也很明白，我纵死了，世界上并没有缺少什么。我活着，也差不多等于离魂的躯壳，我没有意志的自由，……因为四围都是密网牢羈，我失了回旋的余地。

我从风雪中逃到此地，好像有些生意了。

前夜仿佛听见春神在振翼，她诏示我说：‘青年的失败者，你还是个青年，当与春神同努力！你不应使你残余的心焰，受了死的判决，你应当如再来的春天，只觉得更热烈更光辉；你既受过压迫，你当为你自己和别人打破压迫，你当以你的眼泪，为一切的同病者洗刷罪孽和痛苦。’

晓中！你知道吗？在这世界上，没有真的怜悯与同情。我日来看见许多使我惊心的事情；我发现弱小者，永远只是为人所驱使，所宰割。前天我在公事房里，看见一封信，是某国的军官，给他侄子洛克夫的，他不知怎么忘记丢在抽屉里，那里边有几句话说：‘我们不要吝惜金钱，我们要完成我们帮助弱者的胜利，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诱引的策略，纵使惊人的破费，也应当忍耐着，如果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，那末我们便可以控制整个的地球了。’……这不是很真确的事实吗？那末世界绝不是浑圆一体的，是有人我的分别的呵！

晓中！我不愿意无声无色，受运命的宰割，所以我决然离开你们，来到这里，但是这也不是我的驻足地，因为这些人都是傀儡，我如果与他们合作，至少要先湮灭了我闪烁的灵焰。

世界这时好像永远在可怕的夜里，四面的枪声和狼吼般，使黑夜中的旅人惊怖。晓中！我正是旅人中的一个！那里有光明的路？那里有收拾残局聪明的英雄？……我到如今不曾发现，所以我只在可怕的夜幕中，徘徊彷徨，……也许我终要死在这里！